

北京-莫斯科

朱子奇 著



北 京—莫 斯 科

朱 子 奇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 北 京

北京—莫斯科

朱子奇著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登記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字數：52千

開本 $31\frac{1}{2} \times 43\frac{1}{2}$ 印張 $3\frac{1}{16}$ 插頁2

一九五六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25000

定價(6)0.32元

再版前言

這幾篇文章，是一九四九年當我們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後不久的日子我第一次去莫斯科的時候寫的，曾用“十二月的莫斯科”為書名由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編印過，一九五四年第四次再版時，因打算修改便一直擱下來了。現在一些讀者同志的鼓勵下抽空重新修改了一番，並改名為“北京——莫斯科”再行出版。

改用“北京——莫斯科”為書名的原因，是這些文字主要都是寫的有關中蘇人民友誼的事，同時，北京和莫斯科這兩個光輝的名字，是與世界人民保衛和平和增進友好合作的偉大事業密切分不開的，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億萬男女所最熱愛和嚮往的名字。

這些文字，雖然記錄得很簡單和很粗糙，甚至會有記錄得不準確的地方，但我相信，這些事實的本身是生動和有意义的，親愛的讀者同志是可以從中看出更重要的東西來的。的確，其中有許多對事情的看法和感覺現在讀起來是極為平常和表面的，但為保存筆者當時流露

的真情，为使讀者了解一个普通革命者初次踏入“理想之國”——苏联的心情是如何喜悅的，因此，仍留下了这些淺顯的文字。

今年——一九五五年六月間，为赴芬蘭首都赫尔辛基参加世界和平大会我又一次到了莫斯科，算起來，这是我第八次到莫斯科了。从我第一次去莫斯科到第八次去莫斯科的当中，時間相隔不过六年，但是，在这个不平凡的六年裏，我們親爱的北京和莫斯科，我們偉大的向社会主义社会飛奔的祖國和向共產主义社会飛奔的苏联，我們所共处的整个動盪的世界所發生的变化是多麼大又多麼深刻呢？是的，这种变化的本身就足够用無數册厚書來記載的呵。

正像我們所親眼看到的、莫斯科的美麗一次賽过一次一样，在这些日子裏，我們親眼看到以苏联为首的和平力量一天强过一天。野蛮的美國侵略者在朝鮮戰場失敗了；印度支那八年流血战争終於停止了；东西方要求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呼声联成一片；世界人民、特別是亞非地區人民掀起了劃時代的反殖民主义的浪潮；爱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意志和努力，創造了有歷史意义的“万隆精神”和“日內瓦精神”，全世界人民日益觉醒和团結的力量迫使战争势力後退，迫使他們也不得不來考慮談判和協商。

是的，我們这一代人，作为充滿事变的年代的見證

人和参加者，感到幸福和自豪。

我們親眼看到了決定人類命運的中蘇兩大民族的友誼、在這些火紅的保衛世界和平、反對侵略戰爭的鬥爭中所起的作用是如何巨大，它在今天對於歷史事變的全部進程所發生着的日益增長的影響是如何明顯。幾年來事態的發展更有力地証明了毛主席的這段話的真理：“中蘇兩國強大的同盟是不可戰勝的力量，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維護遠東和平及安全的堅強保證，也是爭取世界和平的偉大事業勝利的保證。”這種友誼，是格魯吉亞一句民間語所形容的“敵人見了怕他，朋友見了愛他。”

我想起了今年四月間，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開亞洲國家會議的時候，一位去年在柏林相識的加爾各答作家所說的話來，他興奮地用手比劃着對周圍的人說：“我們印度人，一手拉着蘇聯兄弟，一手拉着中國兄弟，就不會跌交了，就可以放心走路了。”在我的日記本上，還留着美蘇友好協會會長金斯伯林一九五二年在布拉格對我們所說的一段話：“在我們同代人中，誰忽視了對蘇聯和人民中國的友誼，他就是最可悲的人！我慶幸我自己在晚年找到了這個事實。”

作 者

1955年12月於北京

統一書号: 10020·442

定 价: 0.32 元

目 次

再版前言·····	1
北京——莫斯科·····	1
十二月的莫斯科·····	20
毛主席在苏联·····	36
全民節日·····	46
我走進了花和書的新世界·····	64
苏联人喜爱新中國文藝·····	78
兄弟的友誼·····	90

北京——莫斯科

火車飛跑着，汽笛呼喚着……

我們離開北京城，離開我們偉大祖國的心臟！

我們奔向莫斯科，奔向世界人民幸福的太陽！

從北京到莫斯科——從自由的城市到自由的城市，

從北京到莫斯科——從聖潔的土地到聖潔的土地。

北京至莫斯科，心心向着心心。

北京至莫斯科，眼睛望着眼睛。

在這照遍陽光的路上，中蘇七萬萬兄弟盡情歡騰！

在這鋪滿友誼的路上，中蘇七萬萬兄弟齊步前進！

從北京到莫斯科的路是無數英雄們用血汗開闢的路。

从北京到莫斯科的路是在雷雨轟鳴的年月鋪成的路。

在这路上前進的人都是我們親密的伙伴，

向这路上走來的人都是我們歡迎的朋友。

哦，莫斯科，時代前進的終點！

我看見千万条光閃閃的路从四方八面伸向你！

哦，莫斯科，保衛和平的大旗！

我看見億万善良男女的心滿怀喜悅地靠攏你！

火車飛跑着，汽笛呼喚着……

當火車開離北京的時候，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晚上九點鐘，天空飄着鵝毛似的小雪花。當火車到達莫斯科的時候，是十二月九日晚上九點鐘，那時，銀白色的雪已落滿地。十天的時間，完成了這一萬七千餘里的長途旅程。火車在祖國境內奔馳三天，在蘇聯境內奔馳七天。

在每一個人的生命裡，都會有過無數次難忘的旅程。是的，從北京到莫斯科，是我一生記憶最深的一次旅程，也是最幸福的一次旅程。因為它給了我許多新的啟示，使我受到了教育，尤其使我有機會在感性上來親身體驗與親眼觀察我們的友誼，我們牢不可破的人類偉大的中蘇人民的友誼。

在這短短的十天中，在這萬里路上所看見的、想到

的和接觸的事物與情景，虽然是那样匆促和表面，虽然过去已很久，但那許多生動顯明的形象，都会一个跟着一个地排在面前，就彷彿是今早剛剛發生的事一样。我想，这也是每个走过这段路程的人所共有的心情吧。

是的，当火車日夜在东北的土地上奔跑的時候，你会瞧見那廣闊無边的田野，那海洋似的呼嘯的大森林，和那波濤似的起伏的高山嶺，那煙囪林立的万家灯火的城市又城市，那牲口成羣的歌声嘹亮的鄉村又鄉村。你会瞧見在火車路兩旁，那建桥修路的工人羣众，那运送公粮的長長的農民隊伍，你还会瞧見人們在毀碉堡、填战壕、修房屋……人們那一張張莊嚴的紅臉上流滿汗水。这是我們的人民在医治战争的創伤！在为和平建設而勞動！好朋友，這時，你会更深一層地感到我們的祖國，和我們祖國的人民的偉大和可愛！同時对那製造战争罪行的日帝國主义者、美帝國主义者和祖國的叛徒蔣介石，你也定会產生更深一層的仇恨和憤怒。但，親愛的朋友呵，你這時一定更会想起那必需想起的一件事情來，更会想起那些远离家園來幫助我國人民除害，在这塊土地上流过血的朋友和兄弟，那就是我們這塊國土最早的解放者——苏联紅軍。世上那有这样無私的人呢？那有这样为解除旁人的痛苦而犧牲自己幸福的人呢？用寶貴的生命換得的友情难道不是最高尚的友情嗎？最高尚的友情难道能摧毀嗎？！

在东北，中苏人民純潔的友誼，是特別使人感到親切的。無數動人的故事在流傳着，在發生着。东北——美麗的中苏友誼區域！

十一月三十日下午五時半到瀋陽車站的時候，在附近的牆壁上看見了幾條紅綠標語：“欢送苏联防疫隊的同志勝利返國！”並用俄文寫着：“Счастливого пути！”（一路平安）。原來是苏联防疫隊剛過去不久。他們一行三十九人，是应邀來我國熱河、內蒙及察哈尔等疫區，協助撲滅鼠疫的。他們不但帶來了高度的技術，還帶來了貴重的特效藥；他們工作的精神更是非常感動人的：不怕困難和危險地在山地裏和沙漠區來回奔跑，日夜緊張地工作。所以人們稱他們為：“救人隊來了！”“苏联老大哥來了！”

十二月一日早晨六點鐘，和初昇的太陽一起，火車開入哈爾濱。遠遠地就望見了在車站旁高高立着的苏联紅軍將士紀念塔，塔下放滿金光閃閃的花圈，中國人民的代表在上面寫下了像宣誓一樣的話：苏联紅軍英雄永垂不朽！偉大國際主義精神萬歲！每個路過者都用敬仰的眼光抬頭看它，晨光照在上面，泛着勝利的紅光。是呵，在長春和大連，我看見過這樣的塔，在塔下和同志們一道脫帽敬過禮，在塔下久久沉思過；在遠遠的張家口北邊的狼窩溝山上，我也看見過這樣的塔，在塔下和同志們一道脫帽敬過禮，在塔下久久沉思過……

到滿州里的時候是十二月二日早晨九點鐘。這是祖國的邊疆。再往北走十八里就是蘇維埃國土了。

在滿州里，更使人感覺到中蘇人民友誼的和諧與重要了。你看，中國人和蘇聯人兄弟似的在一起工作着，商討着問題，一同行走着，談論着事情；在這裏，講俄國話，中國人能懂，講中國話，蘇聯人能懂。你看，那一系列列滿載着從蘇聯運來的機器架、鉄條鋼板等工業品的火車隆隆地開過來；那來來往往的手提皮箱笑容滿面的人——到中國來的蘇聯人和到蘇聯去的中國人。

在這裏，我們遇到幾位從斯大林同志的故鄉格魯吉亞調來幫助我們修鉄路的蘇聯工人。其中有一位熟練的道釘檢查員巴林，他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管修道釘的工作作了二十四年，得過兩次獎金和一次“特等斯達哈諾夫工作者勳章”。他說他是從許多自願報名來中國幫助建設工作的工人同志中被挑選出來的。因為他對道釘檢查工作發生了極大的興趣，所以他說，他是愛上了這門技術了。的確，你看，其他同志們都在車箱裏唱歌談笑，而他卻站在車門外兩眼出神地老盯着那車下的鉄軌和軌道上的鉄釘，彷彿在腦子裏捉摸什麼。還有一位年青的車間管理員，他是新婚不久就被調到中國來工作的。他用俄文拼音，學會了兩句中國話：“同志”和“毛澤東”，一見到中國人就說這兩句話，說完就笑。

下午四時四十分鐘，我們登上了從蘇聯那邊開來的

美觀舒適的專車，向苏联边界第一个据點——阿特波尔進發。

同車的一位我們所敬愛的老同志，他指着那远远的黑压压的山巒對我們說：“這一帶是中苏交界的地方，過去多少先進的革命戰士，冒着生死，爬過當時反革命政府、日本帝國主義者所佈設的層層封鎖：鐵絲網、盤查哨、特別站等，到苏联去追求真理……”我們靜靜地傾听着，車輪隆隆地飛滾着。

好像上了一堂中苏友誼的課，大家都各自滿意地在回憶什麼。我們都知道這位我們所敬愛的老同志，正是他所說的先進的革命志士中之一人。他這次是第四次去苏联了。過去幾次，不是秘密化裝過去，就是偷着逃跑過去。而現在，革命勝利了，我們能自由地坐着專車到苏联，使我們不能不想到那無數革命志士，我們要發揚與學習他們那種追求真理——學習苏联的堅決意志。

回憶又湧上心頭：“九一八”事變後，一部分抗日游擊隊因當時條件的艱苦，而不得不暫時避入苏联境內。距離這裏不遠的一個据點，就是當時苏联同志在那裏設有招待站的地方。

我們要永遠感激那些為祖國解放而苦戰的英雄，感激苏联偉大國際主義精神的援助！我們不由地用充滿敬意的眼光望着那額上已深深刻滿皺紋的老同志的臉，望着那位和我們同車的總是帶着笑容的苏联醫生的臉，心

想：謝謝你呵，敬愛的革命領袖！敬愛的蘇聯朋友！

那黑壓壓的山巒已隱隱看不清了。一道高高的圓形石門從窗外閃過去，上面寫着：“СССР”（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簡寫）。這就是國門。國門的左邊——那遠遠的山坡前住着偉大的中國人民，國門的右邊——那遠遠的山坡後住着偉大的俄羅斯人民。我們兄弟的國土緊相連，我們兄弟的情感永難分！

可愛的邊疆安寧地躺着……祖國的邊疆呵，我知道如今是你最幸福的時候了。

我們向後揚手告別：再見呵，親愛的祖國！

我們向前舉手致敬：你好呵，親愛的蘇聯！

火車停在阿特波爾車站。蘇聯就在我們面前了。讓我好好地來接近她。她的一草一木對於我都是新鮮的和值得思索的，都是我必須深深地銘刻在我的記憶裏的。

俄羅斯，俄羅斯，偉大的英雄們的國土！受難者的故鄉！今天我終於看見你了。我十四歲的時候，教員給我偷偷地講出了你的新的名字——“蘇聯”，我的腦子裏，就亮開了一道永不變色的白光，它又像一粒種子落下地，很深很深，但又向上長向上長……如今，理想的花開放了，我踏進了 you 聖潔的土地，我興奮極了，我懷着每一個初次踏入你的土地的中國人都会共同懷着的情感來欣慰地向你表示：我們是來自偉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我們決不是陌生的人。我們是來看老朋友的哩！

你的面貌，你的語言，你的心，是我們多麼熟悉的呵！

招待員說，不久以前，這裏開过一次隆重的數千人（據說佔這裏的人口一半以上）的歡迎大會，歡迎從中國訪問歸來的以法捷耶夫為首的蘇聯文化藝術工作者代表團。在車站工作人員俱樂部書桌上放着的幾本“中蘇友好”雜誌的創刊號，和那車站上來往的工作人員胸前掛着的十月一號開國紀念章，我想，也許就是代表團贈送的吧。站長告訴我們，當那位我們大家所熟悉的，頭髮已花白了的俄羅斯共和國著名的女教育家杜伯洛維娜，在歡迎會上報告在天安門前的廣場上，在毛主席和幾十萬中國人民的代表眼前，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時，全場聽眾都狂歡起來：毛澤東——烏啦！新中國——烏啦！

到赤塔市，氣候就漸漸冷起來，窗外寒暑表的紅色水銀柱已降至零下二十五度。

赤塔州區黨委書記蘇洛金同志陪我們乘汽車遊城，因為要等六小時，火車才能從海參崴方向開來。當我們坐汽車穿過市中心區時，一位同志好奇地問：

“為什麼大街上的人這樣稀少呢？”

“您說呢？”蘇洛金同志笑着反問。

“您看錶，此刻是幾點鐘呀？”那位同志還未來得及答，蘇洛金又追問和提醒了一下。

此刻正是上午十點整，正是人們上工的時候。在這裏，早已找不到一個二流子了，所以大街上是靜悄悄的

的。但等到十二點鐘下班以後，市街就立即熱鬧起來，人就像遊行隊伍一樣，男男女女成羣結伴地走過來，走過去。這就是蘇聯城市的特點之一。

我們順便參觀了博物館，在那裏，看到了一些和我們祖國相仿的、我們見慣了的东西。一位年老的講解員對我們說：在長久的年代裏，赤塔，是中俄通商的要地，這些就是當時的旅行者們，從中國北部帶過來的優良的植物種籽。接着，他又指着一隻停在樹枝上的肥肥的花鴨子標本對我們說：“這名為‘中國水鴨鳥’，每年八九月就飛來，看它的毛長得多柔和和美觀呀，我們赤塔人都很喜愛它。大約在十多年前，在我們小學生的課本上，還有過一首這樣的詩歌哩！”這首詩中有幾句的大意是：

水鴨鳥，可愛的水鴨鳥！
秋天你又打中國飛來了！
你能不能把那消息來報告：
那邊的地主大閹老，
什麼時候被工農推倒……

現在，我們的火車是在世界上最長的双軌鐵道——西伯利亞鐵道上前進。

穿過有名的蘋果山脈，無邊無際的西伯利亞大平原就展開在面前了。也許是因為地形的關係，好像一眼能